

中國書法中的「韻律」美

和

西方的抽象繪畫

李蕭銀

中國書法中有關書寫的方法是屬於形而下的技術層面，除此之外，較難體會、也較難掌握的，則是所謂「節奏」或「韻律」的形上層面。西洋現代繪畫中的抽象表現，多少都受到中國書法這種玄奧的節奏感和韻律感影響，在現代藝術中綻放著永恒的光彩。

「韻律」是中國書法藝術的本質，更是表達書家內在生命境地的重要元素；好的書法應該具備優美的韻律感和節奏感。傳統的中國書法藝術中，幾乎各個書體都具有這種特質，它使看來極為簡單素樸的線條構成，由於節奏的秩序感串連遊移其間，遂產生如音樂般的旋律韻致，使畫面彈奏出生命之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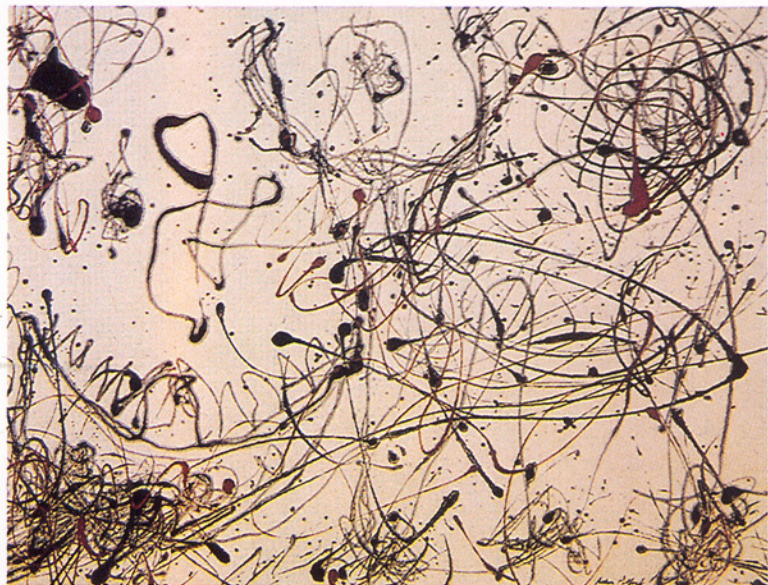
任何一種韻律，它基本的共通要素乃是「反覆」，它是指同一或類似的單位或符號一再的出現，遂生出一種秩序感或節奏感，使滙成一種有機的組合而萌生出「生命」感。我們以篆書為例，它雖祇是「橫」、「平」、「豎」、「直」及「圓」或「半圓」等極呆板的線條組合而成，由於重整此種秩序感的結構，其內在組織因而產生相同或類似的形式一再地重覆出現而趨於也機化，這種「橫」「平」「豎」「直」的造型構成，屬於靜態的秩序，我們特稱之為「靜態韻律」；而與此靜態韻律相反的，便是「動態韻律」，中國書法中要以非定型的草書形式最能代表這種節奏，事實上，中國書法脫出實用的範疇，而進入純粹的藝術境地，便是這種看來自由放縱，卻蘊藉一定規律節奏的草寫書體的出現，而有了光輝和價值。

中國書法由篆書進入草書，由靜態轉入動態，這中間並非一蹴而及，它還經過隸書的轉化過程，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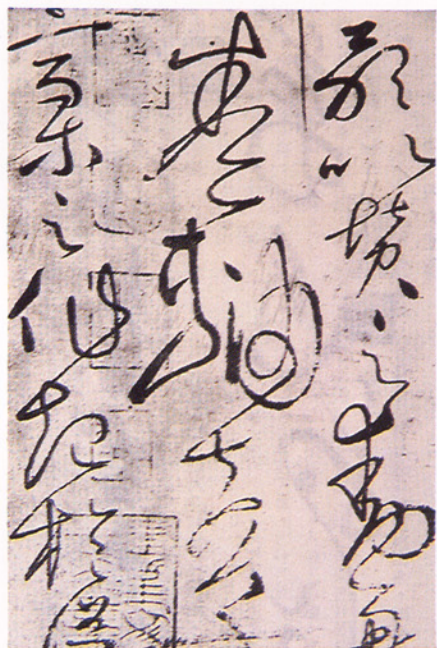
形成它優美的樣式。隸書的水平感承自篆書，但起筆和收筆都添加了些動作，且速度更快了，節奏更活潑躍動，但它乃介於「靜態」與「動態」之間，因為它的水平橫畫的安定感只稍加了挑起的波磔，還沒有像草書那樣一躍而起，臨空飛舞。在草書（指今草，即通稱之草書有別於章草，故名今草。）興起的同時，行書和楷書也有相當程度的演變，它們都和隸書一樣，還是介於「動」「靜」之間，尙未有極端的「靜極」或「動極」的傾向，然楷書嚴謹的形式章法，雖有行書、草書，甚至隸書的簡化影子，但仍「靜謐」異常，是較極近「靜態韻律」。行書就不同了。它的動線較多，平整的線條極少，它較之隸書和楷書更有速度感，是最接近草書的一種「動態韻律」了。

草書中最狂誕不羈的算是連筆的「狂草」了，它非但單一的字形中筆筆相連，甚至字與字之間連綿不絕。形式已然不能規範，到了一種類似「繪畫」的動作節拍了。

►圖一美國抽象表現主義畫家波洛克書體有爆發性的動態結構韻致，和中國的狂草一脈相承（如圖四與圖六）



有趣的是，西洋繪畫中的抽象主義，依表現形式被分類為：（一）爆發性的抽象表現、（二）書寫式抽象表現、（三）記號式抽象表現、（四）單色抽象表現、（五）幾何抽象表現，及（六）音樂抽象表現等六種，分析其表現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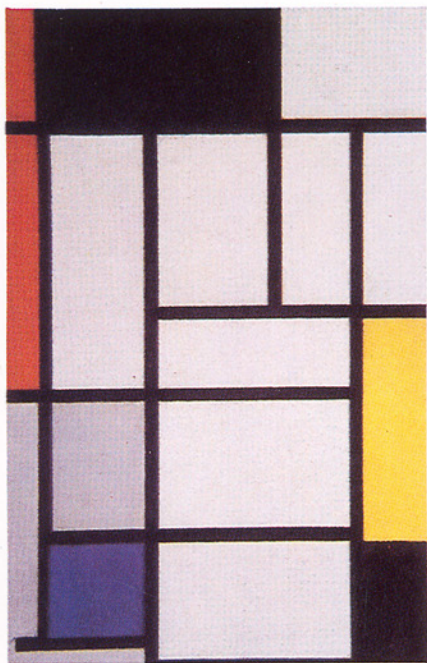


▲圖四 懷素的狂草有醉後的恣縱與爆發性的自由放任。

式，其中爆發性的抽象表現最接近中國的草書，特別是狂草，如唐朝張旭與懷素的草體般，以激情的線條，爆發式的筆觸，表現在畫面上，例圖如美國的抽象表現主義畫家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作品（圖一），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那些如遊絲般的線條，恣意狂放在畫面上潑灑舞動，波洛克的繪畫方式，是以肢體和畫作密切的連結互動，像幻覺般地在畫作上來回運作，其煙雲漂渺，虛幻如夢的抽象律動，和懷素及張旭狂筆直書，醉後甚至以髮髻沾墨，隨意塗畫的心境極端類似，是「動態韻律」的極致（圖二）。



▲圖六卡波克洛西的原始文字記號性抽象畫面有一種神秘而靜謐的韻律。



▲圖三蒙得利安的幾何式抽象繪畫，垂直與水平的結構和中國篆書的造形概念與其靜態韻律相仿。

幾何式抽象表現，如蒙得利安（Piet Mondrian），他提倡形式的最基本單位為「垂直線」與「水平線」代表宇宙天地，是極靜的律動，它的幾何抽象表現（圖三）和中國最早的書體甲骨契刻文字極為類似，也和篆書（圖四）及篆隸過渡期的東漢刻石有相通之處，注重對稱（如甲骨文），排列、圖案式，規則幾何形等，有一種悠閒、平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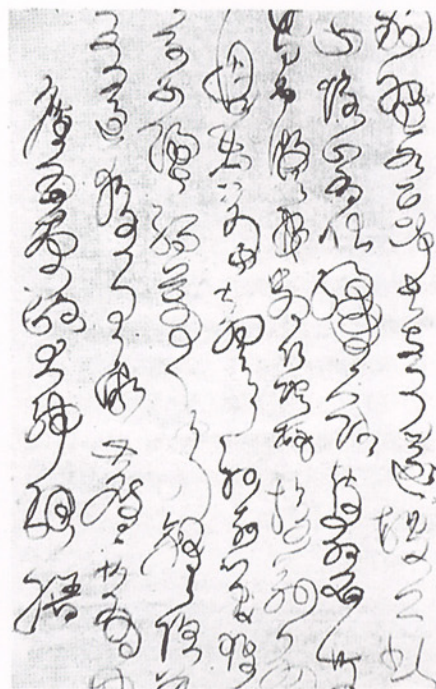


▲圖七康丁斯基的音樂性抽象圓形符號構成有一種特別的旋律，和中國書法家解縉的作品有同樣的章法。

感，節奏屬於「靜態」感覺，是「靜態韻律」的極致表現。

記號式抽象表現主義的畫家是以原始民族的文字符號表現出「符號」形式的單純化構圖，也被稱之為「表象繪畫」，這種「表象記號」可以稱之謂「表象體」，因為「形」的限制並不足以寄托畫家的內在無限，所以他們去除繪畫形象或自然形象的限制，使用最單純的符號圖式，創造一幅圖式符號繪畫就等於一個新生命的誕生。它和中國早期的象形文字（圖五），甚至陶器時代的圖案樣式極為相似，構圖單純，色彩也單純化，整幅畫充滿柔和諧調的氣氛，也是「靜態韻律」的形式之一，如義大利畫家卡波克洛西（G·Capogrossi）及馬克·托貝（Mark·Tobey），由許多圖案式記號組合而成一個如四方連續的大型織紋（圖六），是典型的「記號表現」的畫家，也是「靜態」律動的抽象繪畫樣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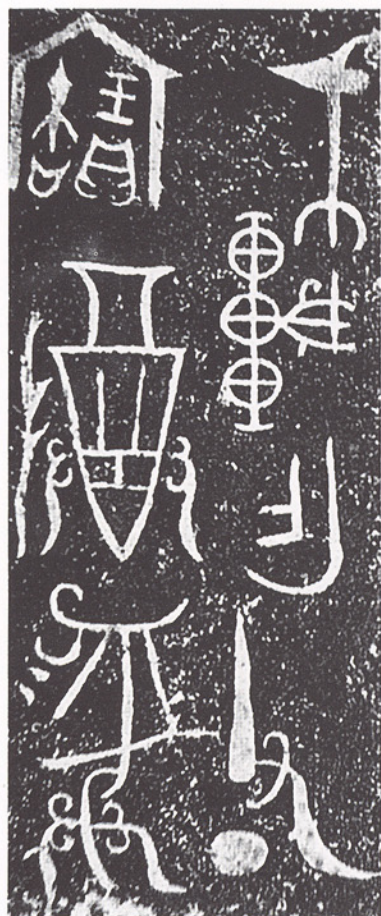
音樂表現派是以抽象主義所主張「無形的」特質，擴展它的領域；本來音樂是聽覺的藝術，必須要有聲音才能傳達感情，也是極端抽象的一種藝術形式，而音樂表現派的畫家們便是利用這種「抽象」感覺，以許多不定形的或非定形的造形，排列成如音樂中音階般的距離空間，觀者依此抽象形式連結成有秩序感的音律、節奏，像俄國抽象畫家康丁斯基的畫（圖七），用類似樂譜中的符號組合而成一組曲子，音樂性極濃，又像法國畫家特洛涅（Robert Delaney）的作品，喜歡用「圓形」的符號，變化空間大小，以不同的圓形串連組合成音樂律動式的畫面，是結合「靜態」與「動態」為一體的音樂抽象表現畫家。他和中國書法以相同或類似的單一形式或符號，組合成一幅書法，有類似的韻律。明書法家解縉在作品中（圖八），也以小圓形或大圓形的基本形式組合成一幅有機的畫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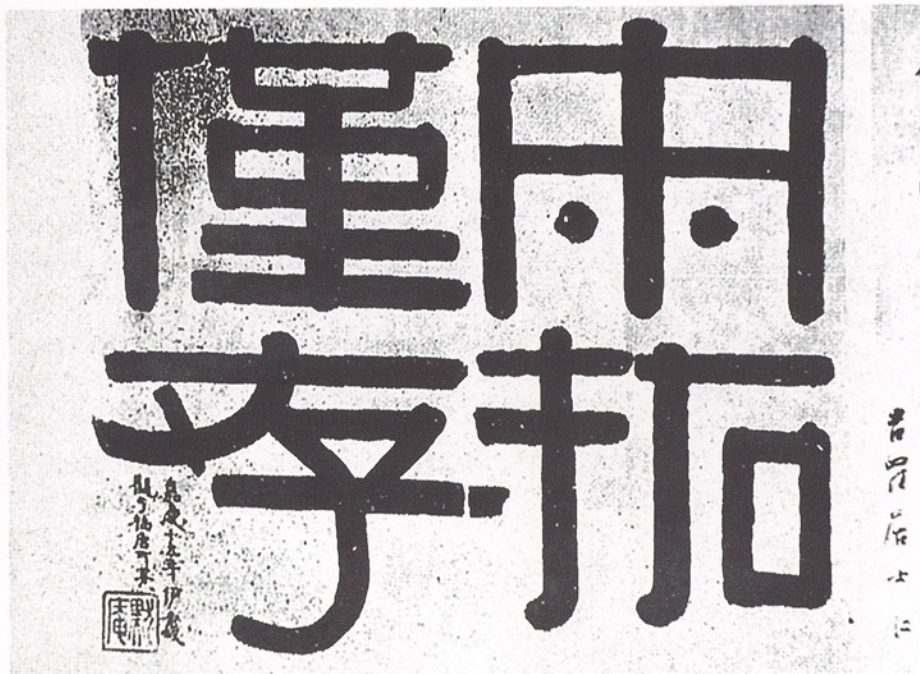
▲圖八解縉的書體是以圓形與曲線建造的層層樓台。



▲圖四篆書方整的靜態結構和幾何式抽象韻律異曲同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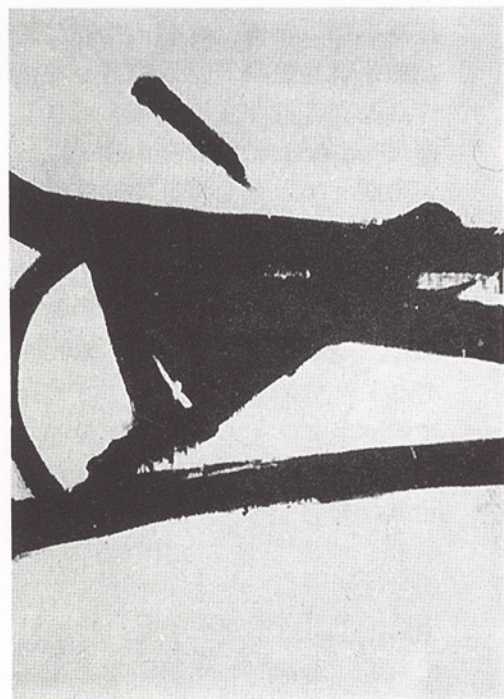


◀圖五中國鐘鼎文字上的部落符號提供現代藝術許多圖案視覺美感的訊息。



音樂感十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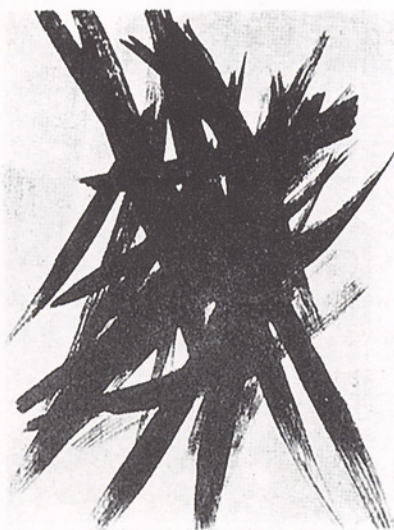
另外所謂書法表現派或單色表現派，都是指以單一的線條或色彩，加上濃淡深淺的墨趣，產生如中國書法般的效果，因為這一類的畫家多半以強烈的力感去表現一個獨立的空間，磅礴萬鈞，有一種激烈悲壯的戲劇化情愫，令人迷惑。如美國抽象畫家克萊茵 (Frank Kline) 的作品 (圖九)，他那篆書般的中鋒線條黑白結構，像大刷子般縱橫畫面，充滿千軍萬馬般的雄偉力量，極似中國書家的榜書，單純且富力感的黑線重疊，予人一種無可抗拒的震撼力。另外像哈魯真克 (Hgrlogink) (圖十) 及漢斯·哈同 (Hans Hurtung)，半曲的弧線長條，規則地重疊或並置在同一空間，極似中國隸書體中的波磔形式，有飛躍的動勢；也極似中國傳統的建築飛簷形式，向上向左右發展，像浮起的物體，偏愛「動態」的美感律動。



▲圖廿篆書與隸書融合的線質及構成介於動態與靜態之間，和哈魯真克的作品都具現代韻律。

◀圖九美國抽象表現主義畫家克萊茵的書寫式單色表現和中國書法難辨你我。

▼圖十哈魯真克的書寫式結構來自中國隸體書法的靈感。



不論是動態與靜態律動，或介於動態與靜態律動之間，中國書法與西洋抽象繪畫都具備了共通的特質——「反覆」(Repetition)，我們很容易從音樂和詩的節奏韻律去體會彼等感覺；作曲者利用一定的時間差來使聲音的高低或強弱呈現規則化的「反覆」，從而造成有秩序感的樂音；而詩人則善於利用押韻，將語言聲韻的內在秩序，規則且反覆地出現，形成和音樂相同品質的韻律美。中國書法一開始便深悟這樣的美妙內涵，數千年以前便持續這樣的品質，串連著中國人的審美觀，也同時成就了無數輝煌的水墨繪畫，以時間和空間換算，中國人對藝術的體會，或說對生命或自然的體會畢竟要先於西洋美術，祇是，現代的中國畫家，礙於傳統的包袱過重，及保守的舊觀念，一直未能在現代藝術中有所建樹，於今回顧傳統書法美學輝煌的過去，理應有所啓示！

本文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美術系講師